孤樹裒談

太祖中洪武紀元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敕令則世自爲格宋人敕重于律斷獄用敕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勝國笞杖十收其三笞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笞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罷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爲言訖不能改国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榜文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爲擬議輕重爲一後又申明　大誥死罪外笞杖徒流俱從裁一革論累朝遵之而法外遺姦則不免時有條例之設然條例特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于是度越唐宋矣○餘冬

〇江伯兒者母病割脇肉以食不愈禱于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礼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絶倫滅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偶海南命礼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礼部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而日進其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氷割股前古所无事出後世一旦之間見割肝之事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氷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之絶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務為詭異之事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无所控訴不得已臥氷割股亦听其為不在旌表

之例詔從之按史劉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哥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參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幸親也苟不以礼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俾其親以口躰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故麑不忍君子羡之況子孫乎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于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無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使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幸于偶尔好事者遂羡其非義之行乱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亦子不復生

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
之云不腰于市亦已幸況復旌其門乎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 同上
○洪武間憲典火烈期以止辟刑部郎袁覲
上久欲除之一日忽問覲有某犯法朕將誅之而太子輒欲宥
之何也覲對曰
陛下欲殺之者法之正
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
上含怒口誦法之正心之慈二語數四不止已而叱覲退覲知
不免矣即日佯狂顛謬百端或搏麵煎炙如犬彘狀家人潛
布諸途覲自拾啖之既久人以為真狂
上聞乃置之又御史某松人也偽為聾瞽雖家人不之知其婦遂
與同居校尉適一日尉自其室出履錯然有聲御史了了倘

問何莽婦曰猫跳下楼耳御史曰諾遂亦終免及後朔時巳老婦鄉目盲稍稍称愈或曰與婦競婦喧辯御史曰詎得猫兒跳否婦悟即自縊 野記

〇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荒田者閲三載乃税吏徵近功不俟期斂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是民旣惰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産為上中下三等役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粮而不酌之丁産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潜縣户版積弊富詭漏貧弱困於倍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户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功名嘗曰近名必立威威立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 餘冬

高皇帝微行大中橋傍聞一人繫刑者語近不遜
上怒遂幸徐武寧王第武寧王已出夫人出迎
上問王安在夫人對臣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
上止之又言嫂知吾怒乎夫人謝不知因大懼恐爲王也扣首
請其故　上曰吾爲人欺侮夫人又請之
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帥兵三千來
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爲决屠其家矣叔[illegible]呼王頃之兵至
上坐以伺返命乃與　野記

○令南京兵部撫著榜
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比著衛宿都獨兵部無之乃其取榜去
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以聞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爲誰

乃職方某吏也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
迄于今其後
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恥與此吏並列因
遣行後部亦恒虛此席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殆十餘里
太祖每命察諸官吏毋獨戶部歷事監生一人不至遣問對曰
苦道遠行不前耳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驢錢令賃驢而行（然獨戶部有之今亦無矣　野記）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寘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
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
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戒耶衆乃服　同上

太祖平亂國用重典當時改刑俱有成書及輯古事勸懲諸王

百官往往令人少見之如彰善癉惡誅逆臣錄清教錄永鑒

錄省躬錄志戒錄世臣總錄者甚多　同上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并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乃一切許之為多繋

呂杜奸譎且因成其孝弟此非迂細者所知吾蘇載用代其

父王敬代其兄余求彌銍至有都文信代婦翁

高皇帝惡頑民竄避緇流聚犯者

與此略同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躶置鐵牀沃以沸湯以鐵帚

剮去皮肉有梟令以刃亡脊懸之有稱竿縛置竿杪彼此示懲

石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入穀道鉤腸出卻放彼端石

墜提起腸去有剝皮剝贓酷吏皮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懲貪

教雖有挑膝蓋有錫蛇遊等凡以正大惡之辟也　同上

○洪武辛亥冬十月舟行安陸大霧中北風寒勁皆成黑雪凍

沍草木竹栢皆枯壬子年河南黃河竭又皆可涉鼻中風氣

皆斷是年建康地大震七月十七日戌時也榜示有司宜肆

天戒又大雷震死男女十六人敕一諭旨曰皆由我朝廷禁

網疏濶遺漏者多故天助朕殺之

出草木子餘錄

○自辛卯盜起州郡監造弓甲刀鎗工匠造作晝夜不絕聲以

供軍用者迨二十六七年至於江舡海舡風快舡多槳舡遞

淺舡遞運舡亦無年不造各處山林材木為空劑割車等叉

筋纏腳踏弩每弩用扣三條弦絲半斤用車絞拽上牙用以
征北臨陣倉卒不及用遂廢造兵車用二十人拽以九馬弓
甲鎗刀弓矢芻粮皆具擬以征北韃者以重大不可運掉難
于進退亦廢　同上具
上念舊臣宿將崛強難制皆令其朝見
太子潜視其拜俯不盡恭者率以事誅之為四十八塚于臨濠
〇凡一應造作人匠作所物皆書監工官吏及作者姓名輸者
受者皆精加揀點有濫惡者物既交納再加倍償重者即斬
於是段疋器甲無不精利造作處要木櫟織造處要剩頭絲
製戰衣處要碎布染泊處要糟其錢皆令籍數官為收入
上九月十八日誕辰戊辰生州縣皆進表賀并上
皇后箋　太子啓冬至元旦三大節表箋皆同后令各縣皆進

遠在萬里勤經年歲前後相望謂於道壬子命寵之以省府進
賀從以生日始于唐玄宗葉時能獨於冬至元旦進賀　同上
○癸丑六月旱
上於丹墀祈雨
皇太子跣進疏膳數日不雨乃禱曰應天及刑部囚凡三千天
拘不欲殺之三日當雨朕即付之不雨乃天意不欲之生遂
盡殺之後五日始雨　同上　○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宣聖五十六代孫封衍聖公臣孔
希學領引班中
上詔問曰爾年幾何臣希李謹對曰三十有九
上曰今去孔子爾祖歷年幾何臣又對曰近二千年矣
上曰千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爲爾祖明綱常興禮
樂正人倫所以爲帝者師爲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

也且尔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為聖人如問禮于老聃
學琴於師襄之類此乃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
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於尔祖
尔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答曰昔聞諸童謡云童子之
言尔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奥者乎今尔為襲封爵至上
公不為不崇矣此非尔祖之遺蔭乎朕以尔孔子之裔不欲
流宕内銓註以政事煩尔正謂保全尔也尔若不讀書孤朕
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聞不肯向上也朕纘
承大統丕法成憲尚惟孔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表章者於
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係實由于兹而廟宇
歷久漸見隳弊爰稽仰紹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
畢工宏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倘凡觀于斯者有所興起
致力于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得可

用之材以賛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
有望焉遂勅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
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人謂欲無言示之者
至惟天為高惟道與奈惟地為厚惟德與含生民以来寔曰
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月攸趍敦叙有𢑴 [惟我]
皇考聖德是崇礼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祇迷詎敢或懈聖緒
丕承儀憲是賴岩岩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奕祀有嚴鼓
鍾鏗鏗璆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賢才
佐我大明於斯萬年
永樂五年九月十九日立石衢州之孔氏嫡也襲爵闕里事
詳見傳記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万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誹謗不过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嘴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数年以来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天順日録

○洪武六年以桂德稱為太子正字與秦府紀善林溫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过何如及仁者有好悪乎德稱悉夲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右傅陛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尔基峻隘不足取是時劉基已帰京濂方近密而

上於德稱優奬如此固不俟他日召還進十二事名乃世太平治安策而知其人也德稱字彥良慈谿人 餘冬

○國朝之制臣民奏事稱奏本後以奏本用長紙字畫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于後舍鄭重而從簡致用題本則不然矣然題本多在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仍用奏本東宮則稱啓本宣廟呼為株子嘗見傳旨中云然

○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嘗為兗州知州既視篆即具奏以印文兗字誤類衮字上不悅曰秀才無禮便道我衮哩幾被禍弟熙字公暨惟州同知有賢名公武寄以詩有蘆鹽清夢穩鐵石古心存之句時人稱之公武後卒坐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高皇帝聖製也官署印款時尚循宋制云

○吳思菴先生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強王先生誌謙齋錢墅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謙齋之孫宣於予婿也一日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
太祖高皇帝將剖券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陵所賜武肅鐵券十五孫尚德捧券及五王像以進蒙寵遇優渥已而還其券與像以礼敕遣所歸至今藏在其家

○國初廬陵諸士仕於朝且磬光炳燿卓然為時所稱者無慮數十人而以公濟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娟娟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姦深為
上所信重嘗隨侍至中都游清流關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功成猶遣畫圖閱之句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決積歲滯獄六百餘起有聲於文繫

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或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稱者公諱
亓正字道其字也　○國初疏牘奏御
上一覽即決或宣令參決以觀才識略稍後遂定制凡章奏必
以副封署東朝與書對同進　野記
○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章屋御史在上校尉在下其
名相糾察也　同上　○南康有老姓潘　儒
上問之曰国以何為本對曰以民為本
上責之曰國以兵為本何以民為使無兵何以能国撲之命故
還山又一儒生與　上談中庸多見異說
上不說一日侍食先執箸以待
上曰此何礼對曰此元禮也
上怒以我朝行胡人之礼遂殺之　草木子餘錄
○御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

太祖高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崑山余熂茂本所爲鄉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餘干縣誌所載則又云行于五年八年未知孰是併録於此余序曰

皇帝龍飛十三載特　詔天下行鄉飲酒禮崑山縣人臣李無逸尚義讀書特爲萬石長奉

詔惟謹延郎其鄉賓礼耆英遠近至則有應周壽踰年百有十二歲皤然在席九十八十七十者坐以尊盛升降揖遜拜俯周旋之儀獻酬有容讀法有告觀者如堵莫不感化翕然已而醉者扶歸者歌髣髴欣欣笑言載途鄉士大夫紀其事而咏之吾友余彦智以書走京師求予引其端久弗克為其請益堅焉嗚呼鄉飲不行久矣黄䰻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目不識賓介之儀蓋百有六年矣

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朝之曠典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

逆生逢聖世獲觀盛禮之行乃能率先鄉人哉迣博帯與龐
眉兒齒雍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比鄉
黨爲勸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藏鏹數百萬即
爲富家翁烹羊包羔擧觴浮白挾吳姬侍趙女彈筝搏拊歌
呼嗚嗚以盡一時之樂烏識所謂鄉飲酒礼者哉聞無逸之
風者亦可以少愧矣使鄉鄉如無逸則古礼不難復而況孝
弟可興風俗可厚其機亦寓于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此孫
蕙蘭亦君子之所與也爲我謝曰聖天子在上嘉自律以化
其鄉人他日璽書惟汝加尚勉旃哉洪武巳未春正月旣望

承勅郎同縣余熑紀號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卄九未　對記

○洪武七年御史答禄與權請擧禘祭下礼部太常翰林等議
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漢唐以來皆不明言始祖所

出巳不可行令

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聽雨紀談事乃寢野記

○南劍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甥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流今不傳其事不知當時何施行也元之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蓋無論也我

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既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洪武初間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為真人改天師印為真人印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投符於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

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起幾代始而獲正於

聖君真人秩二品而猶得嗣於

盛世非其幸也乎 餘冬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内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增司礼監太監雲公奇塋地按舊碑公
南粤人洪武間内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若第距門甚
迩公刺知其事亂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誑言所居湧醴泉邀
上往幸鑾輿當西出公慮必與禍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状氣
方勃崒舌駃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乱下公垂斃右臂將折猶顧指賊臣第
弗為痛縮 上乃悟登城眺顧則見彼第内壯士裹甲伏
屏帷間數匝亟返擒殿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斷矣
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䘏典遂贈公司礼監左少監
賜塋地兹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供歲時洒掃役 同上
大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謡以見意或

勸　上殺之　上曰老蠻子正欲吾成其名耳不戮而
遣之一時頗高其事朱學士送以詩詹同為作傳皆假借之
所謂非義之義也維禎直不恭耳予有論其罪秕戟　野記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垕仲清介自律在任治贓吏数十人
宿弊尽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垕仲奏之大方詞連垕
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垕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
使再来天有眼薛公不去地无皮垕仲寧波人春間近歲萇
州知府盧濬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濂繼之恃
其所親貪暴自恣两經考察皆得完璧有為對揭于途者云
盧濬不来天没眼曹濂重到地无皮公道為之嘆焉比始聞
垕仲事天眼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餘冬
○陳諤為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嘗奏事聲響甚大所者悚然
上令餓之数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聲秀才

嘗以直諫觸
上怒　還職
復陞吏科都給事中
○乙卯年庫銭飛忽一日南臺民家屋皆有銭竪立在瓦上家家各以竹穿其孔中貫之或得一二十文始知皆庫銭也又一日廣積内庫鎮庫銀其重数百斤忽穿庫飛出有一儒者夜坐見田野間光起曰此必有宝也因往其地摽識次早摽乃在秋田中去土尺許見白銀大不可舉遂告相識十八人同掘取其上有朱填廣積字記分争不平遂聞于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堁矣此天所以畀是儒也其賜之餘同取十八人止與傭工銭飛銭飛銀皆大異也。○亦陰盛陽微之徵 出單本子余緑
○宋朝各州立學賜田元朝因之今收其田師生廩給于公也
乙卯會百家之中立社學一所令軍民就學民不樂從甚苦

之府縣生初命年二十五以上、
朝廷取用后二十者亦取然国法嚴急為仕者无能久生見
取者如棄市父母愛子者多傾家营免 同上 硤二
○丙辰五月京城水溢入午門百官乗舡以朝是年六月六日
大同府平地雪高三尺七月五日有星孛于北斗司天奏讎
星見殺氣多遂什杯刑之家親屬之在官者皆令還鄉諸司
為之一空 同上
○洪武中兵部侍郎徐宗实奏使兩淮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
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乗喪待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
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实上
言曰随事屢中始為合義守久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
夫于笄嫁之初又能剪髮斧于塟姑之後雖劓目截耳亦无以
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送論遂其言

下郡邑旌之 見黃文簡公集 宗實黃巖人其奏事多所建明云 餘冬

○葉宗茂新安名士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州坐事罷官徙濠須父之提取赴京使築城所賦尋役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浸紫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即時洪武十年也 餘冬

○蘇城天王堂東廡上地神貌類太祖相傳偕周日與人所塑意有屬也 或曰偶肖至容初毛道者乃因千戶自禁道婦云肖之耳

太祖嘗問 太宗外論以我何如对曰百姓皆謂父皇過於寬恕上曰何謂以諸功臣縱恣踰分 父皇含容太甚上然之後皆不復假借而鷹揚之輔略盡焉皇祖以胡元弛乱刑新或用重典然洪武十年以後斯漸否也聖意必有所在前輩云然 三野記

○十年丁巳正月十八日丁酉夜雨黑水如墨汴池水皆黑金
處境皆有之按占云黑𤅍霧下天下寃次年按察司經歷王
尚賢分金處酷刑擾害徒死者五百家是其應也草木子 合參

○十年十月初三日虎白日入漢西門傷二軍人其一死矣
上問之為釋在京徒役 同上

○十一年戊午元旦早朝文武已集鳴殿上鐘始數扣忽斷為二
上怒其欲罪工部官得胡丞相奏始免及朝有鵝鶵自天而殞
死于丹墀見者異之處州遂昌縣晝有大聲如鍾自天而下
無形蓋鼓妖也次年官民俱災

○鳳陽府
上命鑄大鍾重萬觔實用過銅七千餘斤及成以南架懸之扣
之不鳴再用大木為椗懸以長繩六人拽而撞之僅聞數里
聲如鼓

○洪武己未丞相胡惟庸井中生石笋日夜漸長出水有得取汲使人取之笋旁復出三枝次年及禍

○洪武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殺丞相胡惟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及其黨與前後凡數萬人

○己未聚銅數万斤鑄大鍾厚數尺扣之不鳴凌遲鍾工以死賞金於是乎再見矣

○洪武己未冬詔致仕官居鄉與人叙坐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若延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之下如致仕官會則叙爵爵同則叙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答礼庶民則以古礼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著為令此外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弛也又允明記先公云國朝之制三品致仕理事與見任同今亦不知所出也 野記

○廬州府一所屋上夜有人大頻足于承塵板者三聲人多聞

之三日闔府以車械赴臺

太祖欲去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問於誠意伯劉基曰朕欲易相誰可劉基曰丞相猶人家棟柱未毀壞不宜易之非得大木不可易之也

上曰楊憲何如曰憲有相才無相量曰汪廣洋何如曰廣洋儒不任事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子若用必敗轅破犁曰然則相無如卿矣曰臣老且性剛不堪作相後

太祖竟相胡惟庸以汪廣洋為副相洪武十年劉基朝于金陵得疾病

上遣之藥胡惟庸怨其言投毒藥中陰攻之七日而斃後其事稍露　上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對依違而已十三年胡惟庸養死士數百占蘇松常鎮民田半之

上頗惡其權太重蓋思劉基得其毒藥之故收惟庸復得其怀

刃謀不軌之狀戮之誅胡黨前後共六萬餘人有挾讎者指以為胡黨亦戮之遂分中書為六部以散其權汪廣洋已致仕貶之嶺南賜伏劍死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曆數以往知来試无不驗者必爵及封俟食祿一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国祚長短在德厚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以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国祚最短者莫如秦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兇是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惟

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乱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文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来

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懿法
三代之稅斂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人哉耶又言
陛下連年遠征臣民万口一詞如為耻不得傳国宝欲取之耳
臣聞傳国宝出自戰国楚平王時以卞和所得之玉琢之秦
始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来歷代珍也遂有是名易曰聖人
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宝玉璽非宝
也且戰國之君雖先得宝而国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宝皆不
旋踵而亡盖徒知玉璽之為宝而不知仁義之為宝故也天
下治安享国之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
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使兵革数動軍民困苦是
忽真正之太宝而易无用之小宝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万
物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煩難戶
口雖多而民労者衆賦歛過等用粮雖实而民窮者衆教化

溥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

國則愿富兵則愿强城池則愿高深宮室則愿華麗土地則愿廣人民則愿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

洪武四年欽録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者妄言罪名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各項之中於玆見

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于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

明王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復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而祿厚乎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盡不計其数夫厚斂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其餘若過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心不知為山東某州縣人後任某官問之山東仕于朝者皆莫之知也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江陰有侯其者為

太祖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侯忽自荷鷄酒由御街直入

太祖喜其至以其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歡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取以官之侯取其角授以千户數日遁出高橋門掛冠帶於桑樹間而歸又正統初有刘士宗者頗讀書語言斬絕

常守箕遐仝肅酤宗抱不平奏其不法數事
上命大臣置辯于午門外兩人不伏太宗伯胡公濙以鄉人稍
勸解士宗大詬曰汝欲爲庇其家而壞朝廷法耶遂數其过
聲振闕諸臣以奠爲能吏而士宗言有理兩什之故江陰有
焦千户直行天子道刈士宗大關六科劚之語以爲奇事也
禁扁園表記

○俞貞木守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
札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于守月朔望必延致講書府李當
令吏餽米于有立誤送繼忠吏懼恐白守將取回有立云錢
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
守驚異即令請會繼忠謝使者云吾爲郡民有召敢不赴但
吾心未宿戒不可輒往他日可也他日乃浣濯衣冠齋沐而
往守甚喜延之別室請問經書疑義繼忠云此壯之務耳公

為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耶守益起敬遂問今日以何爲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以勤王為急守躍然而悟於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嶷

圖末記

孫樞袁談卷之二畢

太祖

〇洪武中山西都指揮郭敬解鍾律以水置盆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即合音調皆闕教坊奏降之樂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尔所知　野記

〇驃騎指揮郭德成嘗侍

太祖内苑既醉免冠謝其頂蕩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过耶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髠之

上黙然既醒悔悟觸犯遂尽削其髪被緇誦佛乃免　同上

〇危学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皇帝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学礼待之一日

上燕坐屏後素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道是文天祥來　或云伯夷叔齊

○洪武十三年

上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教曰昔之御宇內者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太盖由善論耳聰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樂從其遊輔之以德間有非哲者處于民上則倖位遺賢亦俗矣今朕才疎遺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太今尔悖忝君子齒有年矣倘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爲加以顯爵與朕同遊故玆勅諭時五月二十九日也遣內使趙通賫勅臨門宣教悖忝儒者六十九歲赴召任四輔夏官並太子賓客位列三公都府之次寵眷極隆厚君臣有唱和詩甚多教七十歲辭歸命終云

○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丁未建德府下雪六月初八日己卯杭州府晴日飛雪金陵自十二月不雪至于五月罰天

下守城指揮係罪其不析望　　草木子余

○京衛上二十二衛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軍都督府錦衣與旗手等衛并同其衛

○洪武十五年自儀鸞司改置　府隸又有將軍力士校尉各等從其戎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鎮撫司推鞫二十年以非法凌虐本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所係囚俱送刑部二十六年申鞫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永樂後北京照例開設職事仍旧而任遇漸加視諸衛独異凡奉

旨提取罪犯本衛從川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差官則一官之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撫司掌問理本衛刑名始亦與諸衛同兼管軍匠後專役鎮撫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今謂之北鎮撫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旧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鞫問姦惡

重罪奏請

聖斷或奏送刑部擬罪發落内外官員有犯亦如之制不得用参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撓也凡東廠及本衛各處送到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情若有冤枉即與辨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去今幾何時法司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少有為平反矣撫司用参語亦或不能易也　餘冬

○洪武十五年始定勘合之制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國初有之子文郢州車指揮使車言本姓信洪武中信祿有軍功賜姓車天順中進士皂茂賜陝皂讀如陝也　野記

○乙丑六月以勘合事不完令天下官吏自實贓先是刑部尚書開濟建言各衙文簿一扇凡有所行事令逐日謄寫并草

本改抹字跡歲終進呈考其得失及各部半印勘合文移所行之事皆要依限結絕如有未完及有无情弊以定功罪至是官吏上計者皆押付錦衣等衙門問罪慘酷煅煉无不誣服自无所輸皆以寄借為名動以數千萬計凡所鏊連皆至破家仍責工役徧及天下官吏以其刑狀黥刺滿身肉无空白發充雲南軍　草木子餘錄

○夏五月大殺倉庫官前後京城細民就軍士糴粮軍就倉會籌運支與之客者指称倉官糶粮與民

上大怒遂一槩加責誅罰數千人府縣以監臨自盜抵罰黥髡為軍又潘尚書子於倉胥支俸給為御史盤發亦一深加罪除吏部外其餘五部郭桓等盜過官粮凡七百萬石有餘招指減鈔寄借滿天下皆致破家怨声載道御史余敏丁廷舉奏貞等言妄指平民皆歸誘

朝廷於是遂歸罪刑部右侍郎刑昺容凌遲示衆以息天下之謗

又編榜於天下　同上

○太保晉國公李保保卒先是

上欲征高麗保保曰去年始征雲南請且後師

上不聽已而師果无功又諫寵若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

上大怒曰非女所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已積憂

館下矣保保益惧遂疾篤令醫視疾不愈而卒遂殺侍醫族

誅城內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姬妾六十餘人幷戮內監將千

人又併殺後宮妃嬪近千人　同上

太宗置供用庫在內宮牆外密邇　御座所云與守者出內

作弊令納户高叫

皇帝則自開之其初皆如此後有呼者有司謂之驚

駕輒問從杖竟不得申今納户有以五十石入而止得四十石者　野記

太祖建都將遷寶誌冢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遷瘞讖偏
一日亭尔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椁因函其骨建靈谷
寺衛之建浮圖于所上覆以无梁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
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週焉以為永業
御製文樹碑紀績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輟不樹　野記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　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怀之　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
聖体之遺豈敢狼藉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所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於家
上令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
供其前比奏
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後卒葬于某山及宋西

寧之喪卜地其傍欲并購其壤以啓于朝不可今西寧墓側一路山即是循有題表曰太常卿杜公之墓　西寧是西寧侯宋号也　野記

吾太和肖子部盖木匠之子洪武初叅第

高皇帝問曰家世對曰一絕云嚴親曾習魯般機常年製斧下青雲梯腰間常得純鋼斧要砍蟾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户部主事謫戍陝邉慶王問其出身對以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原是布衣臣戍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戒地官階六品承

恩天府僅三春戍衣曾際風雲会始信儒為席上珍後復起為知縣尋致仕　瑣綴録

○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番徙起京輪作每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之間工部侍郎秦逵復議量地遠近為班次定匠籍為勘合付之至期齎至工部聽

併免其家徭役署為令於是諸匠便之　餘冬

○洪武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年八十以上天下民年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雖令亦多不知也又官民吏胥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於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名字者為人率發家產給告人誅其身家徙　化外　野記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總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贍其家餘悉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娶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嬪繡縫紉因以廩之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贍所址

糊鬱倆縱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時
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遺于家至宣德丙
午陸從其王封廣東又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
請求見毋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許之命
入見于養贍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割股食之陸甦
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帑勞遣之子遂引出至 旅而卒歸櫬
先墓大夫多作吳孝子傳記詩歌子名璋生子起進士歷顯
仕即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野記

○洪武二十二年申嚴巾帽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
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
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榼腦官下舍人
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
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農扯業也不如兩費今制農民

之家許著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
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着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
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国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何處得穿紬紗當着
自不求戴斗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豈止用紬紗而已
于教坊伶人制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褙不
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袷袖止許黑紫桃花及諸淺淡
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女妓無帶
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戴冠着褙子樂工承應日出外
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違此制者乎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
有司供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布政司一千貫以下令詳十
月衛等奏行遵守凡遇正旦

聖節冬至公宴錢於本處官錢內支給無府州縣都司衛所移附近有司関用每節布政司一千貫在城都司衛所附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耆老民俱赴本司延宴府有都司七百貫以下各有差州有衛五百貫縣有衛四百貫以下有差無有司衙門四百貫所一百五十貫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覲每貫給盤纏鈔一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又定引錢為堂食費　野記

太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狀於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為懲戒示象刑懸魏之義　同上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二十二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頻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服制不

許毋喪但遣致祭從之 餘冬

○洪武二十二年申定官民服式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令禮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敩參酌時宜俾存懿原明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長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耆民儒士生員制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去地五寸武職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僅出拳公侯附馬與武服同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着為定例頒示中外 餘冬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員巾服之制襴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寬袖皂緣皂絛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

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焉　同上　○河南府龍門南有一婦人曰司牡丹爲夫蹴死越三年同鄉有袁馬頭死而復甦自言我司牡丹也召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魂徑至薄姬廟中為婢侍得袁死乃借其屍還魂所言甚詳時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因啓茲事　太子回言於

上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遣還召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以妓飲事聞逮妓急妓分必死欲大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你死妓與之半胥曰

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後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貌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須沐浴靚粧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

而肌理妍艷之盜首飾衣妝悉以金宝錦綉雖裡服亵裙不
可以寸求問之務窮盜妖艱能奪目蕩志則可第如此無伺
他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令自陳妓死一言
上顧左右曰榜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脩索一華爛繒
綵珍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体膚骨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一个小妮子使我見當惑了那厮可知裡即此放之
○洪武京師有校尉与鄰婦通一晨校瞰夫出即入門登床夫
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尔熟寢
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
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
是入門見死人即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
棄之於市校出呼曰其人婦是我殺之柰何要他人償命乎

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

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

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死辜可嘉也即釋之 同上

○臨海孝子危貞昉字孟暘事母以孝聞其父孝先洪武辛亥

進士擢宦遊丞再迁臨川坐法謫後江浦縣貞昉時為郡學

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學籍難其行

貞昉號泣于庭曰人孰無父哉奈何獨沮于我也左右為之

言獲如其請即日上道詣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臨川丞孝

先不幸罹吏議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毋范

氏春秋復踰九十旦旦念之恐朝霜露之疾死以遂其菽水

之憾終天之恨或及其身臣犬馬之齒方殷願代父作勞德

其歸養即虽死死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焉疏奏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鮮儒衣易短製快然就役施之無難也然
質体尩弱不勝任負之勞越七日病卒貞昉通周易能兼齊
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歛袵文之曰使貞昉生其時
亦能為之遇友患難蹈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才十
八聞者悲之
○天下茶貢歳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
則福建為多而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探春先春次
春紫笋及荐新等号則建寧為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揉
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如宋蔡襄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採茶芽以進復其户五
百俾專事焉事責于有司有司遣人督之茶户不堪於是
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命採進之詔只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盛心矣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氣滯非茗飲則亦無以生之番饒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其人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橫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所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國公李景隆齎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絕奸偽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認納差發馬足給与價茶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盔刑民間畜茶不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園入官三十年勅兵部遣人齎諭川陝守邊衛所仍遣僧管著藏卜等往西番一体申飭排駙馬都尉歐陽伯來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貨鬻何必橫暴所在不勝其擾而藩

關大臣皆奉命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吏被撻不堪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賜倫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入官河橋吏特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

國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行人四員巡察私販自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革成化十四年奏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復國初而所得之馬亦微矣　同上

○國朝班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拆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

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末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夫　同上

○辰州楊君説上供硃砂冊中以竹筒貯砂筒外以狗皮裹之又頻塗狗血以其精英焰發徑行江湖龍欲攫取之也楊又説砂産處之竒秘與採取之法甚巧　野記

○藍都督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恃功暴横莊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玉撾御史一撾而逐之征北還私載無筭比度喜峯關　上吏以夜不即納玉毀關而入

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主妃

上詰之玉不為意每侍

上坐飲宴止傲悖總兵在外専黜陟刑罰至逆

詔出師偏征西歸遂留進爵時已封涼國公

上命為太傅王懷校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也及奏報
上不從王退曰
上疑我矣遂謀反矣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家奴伏甲為變
將發為錦衣衛士蔣瓛上告捕訊伏誅連坐者崔愿侯張翼
普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都督黃
路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妓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也同上
○洪武二十六年梁国藍玉之獄
上集群臣廷訊有所攀引殆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叱令共實
玉因奏徽即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州時寄貝川
書自叙草諫書荅韓国公事有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語
徽者真傾險之徒與韓国之獄當亦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
国太師善長也事在二十三年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国用
論其冤狀程篁墩嘗載之

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解常時乃不自諫而代人具草不知何
為狀末云臣至踈賤言出而禍必隨然恥立于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
王之賢於此可并知矣 餘冬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聖五十代襲封衍聖公臣
孔克堅於謹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年紀也臣對曰五十三歲
上曰我看你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
的孩兒我看他資質也溫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
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裡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
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常的書教訓者休怠惰了於我朝代表裏
你家裏再出一箇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
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

七位曲阜進表的回去臣將

主上十四日戒諭的　上書曰道與他少吃酒多讀書欽此

聖旨備寫將去了

○高昌王世勳碑雍虞公叙之詳矣此碑尚存副在帖木兒補化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偰家盖帖睦兒補化二字長不答試思嗣亦都護高昌王尚阿哈也先忽都公主卒偰了和賞次子伯顏不花的字蒼岩為太常典簿鮮于樞之甥官至江東廉訪副使浙東宣諭使介立不群草書逼真舅氏和賞嗣亦都護高昌王鎮甘肅国朝洪武十三年宋国公西征以全部士馬金印歸附除陽衛指揮同知洪武十七年卒賜塟於聚寶門外子偰字怀英龍袭職後調宣府前衛卒子来傳等云偰之姑妙光適馬奔速者前廬州宣課王世子之子二十五孀居偰遺腹子三歲毋上頓姑以生守亦遺腹子二六

太祖高皇帝嘗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與刑部
尚書開濟創為之製甚宏麗今有司以此為式俗因呼為樣
房子前年過金陵燕今刑部尚書前左都御史公所及此相
與感嘆
祖宗之禮臣下如是其厚也 ○山東參議鉄鉉切為五軍斷
事奏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鉉而成
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数日獄未成
高廟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寵之未幾擢山東參政
文廟兵過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
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復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弃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正言
丕令其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体至死詈歔

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而已平民有愧焉忝順以鄉

○夏元吉國初以詩領鄉薦入禁廡書誥敕

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紗衣復遣人察諸生所以觀

公端坐正書竟日不色惰

上必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可奏當署部職

上曰夏原吉端厚特実授户部主事三十五年

太宗入定大統以公舊臣負重望遷左侍郎尋進尚書凡貢賦

後法悉命詳定公酌古今為經久計其所議所從皐曰不可

使後難繼困吾民也

永樂初兩浙大水国用告乏公往治之至則奏罷寇民劾政

數十事諏訪宿相度地勢疏河導渠修築堤堰俾水歸於海

又奏發廩數三十餘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乃分給牛種督之

耕種民忘其飢三年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浮費又禁鹽鈔

法諸弊凡水旱必奏請蠲免租稅掌刑部有指揮胥吏官粮

上欲斬之公曰罪自有律若真盜者何以加之諸乃止洪熙元年

上以天不雨製憂民吟公賡稱旨翰林進公誥辭

上親増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

上欲禁西山樵採云犯者死公曰材木固可惜人命尤重乃命

如律宣德三年公嘗扈從巡邊

上取公等糗糒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知隨

營將士尚多餒者遂撤

上供物賜公等且徧賜將士又從狩至兎兒山諸將有違令者

上褫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致殺諸臣

上不底起入帳內公隨之　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以

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瀕死矣

上笑曰特為卿赦之先嘗受命監修

太宗實錄詐修
仁宗實錄宣德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賚明日公入謝歸得疾猶執筆擬旨以進是夜卒年六十五矣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楸欝然有嚴毅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無栽植兩京皆同京都傍 ○皇城內沿種柳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栢若圓殿五松亭花盆諸栢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多欠鎮重有人間得通用者我
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闡之知其為天府也
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万代守為家法鮮奇㡀㩲自不容側其間於戲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 餘冬

○洪武三十四年誅涼國公藍玉放藍黨四万餘人殺之以征雲南十萬餘人故也初出師時諸將十餘人陛辭時

上與王論才呼諸將去三呼而三不應王牽袖三麾諸將盡斬之

上甚惡之後數事誅之所謂三呼不如一麾四萬餘人之命皆基於此矣 草木子餘錄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高皇帝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鄰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不禁此言聞之鳳陽戶杜長云於此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於尋常萬萬也 菽園雜記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等官不敢阻當

國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元南京通政司遇告狀有所知名則不受甚者撻而逐之

初守之法益蔵然矣　同上

〇先叔祖母李氏乃番澤趙氏之甥嘗言其外祖澤民富而禮賢聘王行止仲為西賓奉養無不至命廚人每食必具一單諳先生求判方敢進食行推甚嗜䖳雖隆非䖳不食澤民以執物不忍命數日一進行曰醴酒不設可以去矣遂行其友勸之曰賓主盡東南之美何忍遽然耶行曰宗能留之久居於此又問曰今將何之行曰往金陵耳時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友復堅沮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遂還至京久無知者偶舍于藍都督府之傍藍者家人子肄業于行每歸藍取其業以觀重加稱賞一日召行見行以為奇遇所談皆韜畧無一語及文業藍曰先生文武才何其不試也因徒置府中以師事之不久藍以謀反見執或勸行速州行矣行曰臨難毋苟免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供狀

行曰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纂書焉敢不從遂同謀被誅亦迂士也祖母有書數卷皆行題志惧掌黑錮之禍以行字中增三點作衍字遂失其真今亦不存矣寓圃雜記

附録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郎青田林格非名謙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在家豈無鄉井念為官肯負國朝恩鵜鴂飛來家偏遠鴻雁行稀日欲昏獨上居庸最高處回頭一望一潸潸及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亡元主逝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歐陽韶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

上爽怒欲殺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錦趨進跪叩手加額

連呼曰　陛下不可〻〻〻〻

天顔為霽其人得從輕典錦後引年歸乞致仕所卒于家 楊溥許誌

○鄭克敬延平之將樂人洪武中由薦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

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後　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

子而後有君臣　上悅其言賜鈔五錠　同上

○洪武二年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

部尚書錢唐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

萬世為土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礼不可廢也吏部

侍郎程徐亦上疏畧曰臣惟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无非為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孚擇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万世使世愈降而人愈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崇本始報功施也從二人之說孔子之祀得不能焉唐字惟明宣城人徐字仲能同郡鄞縣人同上

○洪武元年八月

上謂韓国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匠乎有規矩繩墨然後百
度可貞也乃設三省立六部拜諫議大夫設登聞鼓院罷通
租不征下
詔責躬求天下岩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泰裕伯曰斗米
三錢外户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奇才而進用焉 同上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高士王先
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賓見騶從乃告之曰吾有老母在
未嘗見声势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室望門下車徒步而
造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 同上

○袁凱為洪武中御史
上一日録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还復 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之華亭　同上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还至西安以其民病鹻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以額首謝九龍池一名九龍泉以有九穴會於一池俗名發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滻水入城以便民汲

国朝天順中余肅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濟二水入城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二公之惠正今龍首九龍所引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　同上

○初魏国公徐達出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

太祖遂北歸沙漠尺竊華夏之地常遇春矜功好殺欲邀其歸

路而殺之　魏国曰不可彼不戰而去还我中夏是順天

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还常遇春先归見

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

太祖由是疑魏国候其归收之魏国素寛仁長者左右之人皆

向之魏国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内侍跪馬前附耳与語魏国

遂还坐舟中陳兵甚嚴

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于江上魏国堅卧舟不起

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　魏国始伏地慟哭指天為誓以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勞再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事聞之吕秉之

太常太常聞之徐錦衣德裕　云盖開平剛毅強勇好武嗜殺

而中山純誠厚德忠志無替其性質本殊故舉動自别今魏

国封爵与

國同休而鄂失其傳與滅絶不能不有待也

〇錢魁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〇詔言星變
高皇帝嘉納之召試祭元幼主文稱
旨將擢用之以老疾固辭乃遣歸臨川
高廟面諭之曰尔歸於經過府縣為我宣諭官吏我百姓箇箇
要安搖役處處要均百姓所以不安搖役所以不均者皆貪
官污吏壞我法度今後犯者不饒
高廟創業之君起于民間備知生民疾苦故有是諭使為官者
人人体此意則百姓安而邦本固矣

〇晉史中台星坼時以為大異張華當應其禍然中台星至
國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
本朝不立宰相之是應果然歟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弟
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

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孔子裔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温棄官歸家與括婺豪傑十數人先看國勢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温於鎮江見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復有項羽義帝之釁大丈夫當自立成事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 海涵萬象錄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京口則漕運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囑却不行 同上

○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粮軍需段疋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乃發

太祖怒曰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本布政司敢用空印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用半印行勘合關防備錄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熙祖家貧惟煩其催促督不令出錢至於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高祖命江陰侯吳良監造　○皇堂于陵所四時祭享遂封社中諸老官爵配享　○二祖焉　同上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灯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俱齊矣太祖去明日朝罷有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網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同上

○中山武寧王徐達兩征陳友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絕色

也即以重幣俗結日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遺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納女以待巾櫛王固拒不從更資数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同上

○國初特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嗜哩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倭國風俗何如嗜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礼樂漢君臣銀甕篘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三二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貰之　同上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李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来復見心而其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惟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髯亦有説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須表丈夫上笑而遣之　同上

○南京歷代帝王之廟每年一祀帝王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朝初成時

太祖臨祭札畢後至漢高祖神位前哂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与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难事可共多飲一爵 至今永為定制 同上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屢為淚痕所汙塑工頻加修餙然越宿如故

太祖鬧之幸廟謂曰痴達子你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一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还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礼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忭毋再啼哭為也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同上

○國初時京師中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

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同上

○南京国子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万人坑每遇天陰雨溼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死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告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迁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因建国子监焉

○洪武初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凡州縣之老人亦与焉某年朝覲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将命工部築室于後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浥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痴猶既明遂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今復免汝守此冊無俾鼠耗遂

命一内侍引至後湖埋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黄册無恙弘
治某年户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册後湖一日独坐于厅事
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為
朝廷守此黄册今將百四十年一册不為群鼠所嚙然未嘗
或蒙管册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
忽不見鄧明日即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册者歲必祀之以為
常或曰老人新會人也　今

高廟舊制内侍不許讀書識字至
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于内侍監　○二聖之所處者皆有意
義然以臣之愚觀之
高廟之思患預防可謂深且遠矣　俱前傳信録

○今太監之冠帽盖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為之嘗聞之今内侍
綬以為　国初時高麗来服

高麗遣一細作瞷其王之冠制而為之遂令諸內侍皆冠之因
其使者之來指諸內侍之冠而謂之曰汝王之冠與朕此內
臣同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役于朕而汝王乃欲崛強不服朕
耶使者歸言之遂奉國降　同上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
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
後尚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倣其制而為之其
賜東莞伯何真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
十一日戊午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
鼎沸擾攘教以後生民朝夙暮哀若此者相継終不知時務
而失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
何真領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守境

于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于乱時洪武初朕命將西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嘗肯附閩八閩須固桂林之徒驅海上羣生亦不量力獨爾真心悅誠服攀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事務煩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嗣世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礼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报推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祿位延于永久豈不偉歟爾敬之哉

太祖將封十王時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于

文廟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大王戴也盖王字加白為皇帝之皇字廣孝意欲弼成燕邸為

皇帝故云然耳既而　文廟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撚一日寒甚

文廟一日召廣孝侍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氷廣孝即應之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廟大喜自後漸有與師南征之意矣 同上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内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城者奏欲去之

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把門遂不得毀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一孝婦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国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数十步是吾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坯草木森欝又甚

地數尺見其誌則晋卞壼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覌城中動靜而士誠以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覩者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太祖既得建康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民戶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虧了五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粮止當均徭夫役至今以為定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粮多寺僧惟務酒與女色不思焚修乃盡起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吳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致死吾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遂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内侍數輩送至舊内宿焉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内侍曰此舊内也即起趨丹陛下面北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衙每室有閣夜則御史宿于閣上有兩校尉宿于閣下以防之室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他地後人有

言逞長安者矣　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已之

太祖初時編律須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贓官吏柰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者贓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令枉法輕重罪之者為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條紅搭膊足穿毛猪皮靴行在街两傍不許當中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札房典吏王迪管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内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内男子婦處重罪徙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以迎送使官夫轎為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体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国者給四名俱於田粮内出錢備出不許擾役良民苦其筋骨劫

奪農務情願受顧者听

太祖有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洋李勝端為執法議理官置白牌于上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失許將牌直言極諫

太祖在婺州嘗出夜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焕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耳焕懇之再三乃行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三石自是不復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尔行文書盡數起取來京俱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太祖謂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数十万散于濠州

鄉村居住給與耕牛谷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已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其督之

○京師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天旱遂逮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綑于馬房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万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一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合充軍

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什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後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着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舡娶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二年高麗國王顓進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顓為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殺
王禑王昌王瑶王奭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国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盤教後成桂改名旦進表納前
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 誥命
太祖不從旦所進表有犯上字様
太祖罪其使者言此表乃鄭某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鞍等方物發還李旦追要鄭某旦懼即以鄭某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
人等通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未遂絶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擇圓淨者用黄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
今後作秋粮一本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藍玉家人中雲南塩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等侵削民利阻壞塩法但功臣家中塩引盡行沒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耕春王興宗直廳後有天下以其　老成不貪除春為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參政除興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者不及於牧民何有比到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廉潔公勤得民之心職滿陞南昌通判調蔦州知州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興宗曰元末世乱聚則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處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府知府朝京時正問養蚕種田官吏興宗亦在數指揮毛驤奏王興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人否
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思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声
又陞河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
太祖曰尔不死尔老矣我亦鬚鬢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
以事累　病卒
太祖於其年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官坐視官吏貪贓致民
受害不伸令今後務年終來朝考其問過貪贓人數以憑黜
陟如贓官贓吏不拿体察得出處以重罪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
聖意然亦由馮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国用濠州定遠人歲甲午謁
太祖于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尔被服若是其實儒生耶

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群寇救生靈于水火勿貪子女玉帛倡仁義以收人心天下不難定也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也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甚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師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

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統制親軍都督指揮專侍謀議安至翰林院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亦開國之功臣矣

孤樹裒談卷之二畢